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顏延之二

武帝謚議

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者無方、故形於物者不一、伏惟道兼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稟、因心則遠、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荐阻、攙搶干紀、璇璣失馭、天鑒飛武、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消殄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負固相望、荆濮燕韋、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亟駕、遺氓飢斂、斥堠之所未覊、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洒埽中嶽、致嗣九山、神道會昌、寶命既集、損之而益、後

身愈先既而儀形帝載指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於神宗貫革璇機文武搢笏故宸居而揖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葉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敘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藝文類聚十三

天馬狀

降靈驥子九方是選白驤朱文綠虵紫燕水軼鶩鳧陸越飛箭過山為風偃雲成電藝文類聚九十三

與王曇生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宋書王弘之傳弘之卒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又見南史二十四

弔張茂度書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

忘年之好，比雖艱闊，成闊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宋書張敷傳）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書巧為高，

荅或問甥姪

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荅曰，伯叔有父名，則弟兄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得稱甥，且甥姪唯施之於舅姑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後謂吾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吾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通典六十八）

七繹

北岳孤生，刻迹埋名，身閑事盡，道宿山扃，東國進士，謬與遊焉。其居也，依隱巇嶮，結架清深，巖居橋構，磴道相臨，寒巢雕首，猶飲江潯。

客曰：周以巖廊，而以綵房，水寫雲氣，土飾椒芳，既旋天而倒井，又斵員而鏤方，松上箭瀉，藥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磴而上尋。已上並藝文類聚五十七，御覽一百八十八

客曰：若夫舟山之奧，金門之祕，地首崤鋼，川上汶泗，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眞玩，其徵鳴，辭人賦其清懿，若乃梓漆簫聲，麗容呈木，陳舞態，聞吹臺，猨悲風，遡秋埃，既而觀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治者顏，弗怡高殿，觀華鼓之繁桴，聽笳邊之嘶囀，飛朱鷺以首引，逮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曜，莊服流灑，抗妍歌以跕躧，揚輕袖而縈面，雜紛披於巾拂，遞間關乎樂扇。藝文類聚五十七

梓工飾雕篆之輿、出入進龍闈之馬、馭備則陵奔夙嵩、振鑣則閡促函夏、故物物馳光、舉策流赫、御覽三百五十八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尙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藝文類聚作上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率職、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赬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

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是曰異人、慕嚮俊民、開出警蹕、淸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宗、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冒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纏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且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灑、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厤、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藉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隥、右梁潮源、略亭泉、跨芝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拖、蔥翠陰烟、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秘駕、肩縱騎、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既而帝御臨帳、百司定列、鳳蓋低映、虹旗交旆、香萩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駢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排莊淡野、袨服縟川、

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市筵臯和閭堂依德、情盤景遽、欲洽同歡、金鏘總馭、聖儀誠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言無愧者歟、文選胡文 類聚四

赤槿頌

日御北至、夏德南宣、玉萘榮心、氣動上玄、韡纖開物、受色朱天、是謂珍樹、含豔丹間、藝文類聚八十九

碧芙蓉頌

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泠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藝文類聚八十二

新渝侯茅齋贊

華草作壯、采茅昭儉、哲人素節、貴而能貶、鵝結茨危、歌臨涯險、藝文類聚六十四

徵當作微

吾當作宮

刀字衍

蜀葵贊

井維降精，峪絡升靈，物微氣媚，夫草之英，渝豔衆葩，冠冕羣英，類麻能直，方葵不傾。藝文類聚八十一

釋何衡陽達性論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端遠生類，物有明徵，事不愆義，維情轍敍，足使異門埽軌，況在衡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關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云，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遺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藉方敍，俱從達義，節彼雕文，採此共實，則可使倚害自私，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吕尸毀往，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差，人則役物㠯爲養，物則見役㠯養人，雖始

存諸本作存

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萌起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且與道爲心者或不剎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然神理存没倘異於枯荄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尚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道必然之符言其必蓋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皆要且經世恆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膺猶患而弗有況在闇道要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燀樵邪何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淪雖深誚

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櫻城素堅雖爲飛書而吾自居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具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値顔延之白

重釋何衡陽達性論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儔言止穀稼務盡耕收談年計覩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啟告精至愈悀固結今復忘書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淸虛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遺篤物之志誠爲極賾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則隱所發窮博愛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爲師不極者爲貲扶其敬讓去其忮爭介罽斧鑄刃利害殷端驅百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前不滋何善不

當作善

援而誣已、不篡、未備其意、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為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裁彼甄異智、兩特俱與、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並獲上附、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厲二塗之判、易於贖抵、又知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為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憯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於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錫蒙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蓋游、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為垣防、猶患踰溢、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愛、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為心者、撫乎生情、將使排虛牽逐、飛竄莫反、利深通天、而不為惡、斷適恕止、靡卵事法、豺獺邪推此

往也、非唯自已、不復委咎市鄽乎庖廚、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亦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曰封剎爲稟和之性、爛淪爲鍜蓍之具哉、若曰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成、虛周德先亡、儻能伸曰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藏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荅、亦精靈之說、若雖有無形、天下盜有無形之有、願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荅、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荅、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於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殃、受議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曰爲物無妄然、各曰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於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曰類至、後身著戒、

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不非邀其末、長美過望、及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珍冠百神、安宜祈極、子將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惡說報、疑仰勸施、俗由近驗、各情道猜、德敬、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處、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臨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弘明集四

又釋何衡陽達性論

聖處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深捕、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脩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恨以造哉耳、足下已辯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寫餘懷、依答條釋、事辭殊福、義雜胡華、雖存倫章、自至煩文、過此已往、尒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二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君若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有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諸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末變，爻能所繇。是以重卦之後，則以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如足下前論三才同體，何因而生？若猶爻之繫訛，不執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義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載覆之名，一體之中，未失高卑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偏札未獲上附，

恐字衍

伊顏宜其下膺，則黃裳之人，其猶非及，雖賢之臣，高下無準，故或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如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隸生品，來論拔姬識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貳，挨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譏慢，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儔，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荅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蹄跂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

万當作萬

難齊既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眞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己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溺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皆體不徹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溺士有不得與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豈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已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邪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豈同生本於理而理異

焉詰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聚，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暫同，若有異理，非復陰蒸聚，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從假生名，其見生質，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即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已，無詰有煩，爲未類。

答曰，謹爲亘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曰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觀未論，自九穀已下，至孔釣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躬爲尸匠，目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從爲之節，使不還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曰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忌前報，

忌書復志

荅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燎繭栗、宗祏三牲、腕臘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云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既唱粒食、而言上藥、既用犧牢、又稱蘋藻、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庖之外、復有御養有捐奪劍淪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鍊養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猶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荅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於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

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
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
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發遐情、顯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
鬼神累萬、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
未片答、雖敢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
爲通說、若以覈正爲支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者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
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諺怪、
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
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如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
不盡、雖子通識、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且
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
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亦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

案弘明集由金作由余

限當作根

姬孔之訓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探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誦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敬之心順時蒐狩未限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已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侔嫌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顛頡昔人亞夫之誚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

傳作傅

徼作徼

逕并作逕

逕乎

衆患心之所求、皆可得而略之

答曰、凡阿保仁愛、愼及洞賊、夏屯提刀、情撫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周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闢長夜之亂、遡彼天厭甘此芻豢、背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無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存、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義、緘羲周之世、以此推求、爲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尚書所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追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獲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理閉如小逕非、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得者與此而奪彼耶、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徼獄則乖、求給則恬、爭則相崇、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

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末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君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因敘懷惛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非遠雖致、不由天廚、見遺、物近易毗、故常獨參是非、拯溺出阻、衆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誠、亦如遊嵩、子長愛奇、本不獨此、

君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豈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召期欲仁之曉、濱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

釋曰、情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豈云忘報、寔吾前後勸勵召爲不得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無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即爲體仁、忘報而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害、排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

相當作知

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來所將遊行人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已此抑彼、出祇及高門、吾伸彼抑此、云慶周兆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祇止公侯、吾信彼所謂云尊冠百神、本議是乎、易云不及、夫論難之本、已易奪爲體、失之已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所遊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進、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進、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百神爭長、無乃取之勝歟、乘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經、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闕世表、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恆情

布作當　足當作立　也當作世　經當作繼

理隔常照，必曰於我不然，皆常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進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頌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參詧，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群紀，皇王之軌，賢哲之跡，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限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與服指誡，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限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亦具感報之說，榮衰大喪，同周一體，膺服指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也，人踐肴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間，欲目御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瀛議，此之不倦，非有因然，實由

佚作共

迺未所供者理歟忘其煩貪復息心弘明集四

論檢

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絕功外初學記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七終

顏延之三

範連珠

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爲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爲之不潮。藝文類聚五十七

大筮箴

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請決遊宦，務志封，有咎占，故作大筮箴。

日悟嚴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末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筴不豫。南人司筮，敢告馳騖。藝文類聚七十五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家傳銘　案顏含延之曾祖

嵎夷導日、岱出方禋、春星離望、合水別浸、鄰少陽齊德、碧祇效祉、孕偲宇聖、誕智息仁、洙上道奧、稷下儒淵、乃昔宗林、傾席曜筵、外門取儁、接室稱賢、闔則逝哀、燭亦抗宣、獷藝文類聚作曠彼琅邪、實惟海宇、慓厲之眾、邪臨潮撫、截濟越師、大淹泰旅、誰其來遷、時闇遠祖、青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辟鼎府、外康藝文類聚作秉邦圍、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偃鬱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藝文類聚作式荐公庭、或登宰士、列美霸朝、雙風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博士淵退、再逡儒聘、貞子七稷、比世稱盛、無忝汝陰、有偉安定、舍人孜敏、亦允儲命、靖侯潛德、信豈在明、言則測幽、歎賁發璽、仁親之寶、大孝之榮、官必凝績、學乃敦經、隨難蕃竄、特安閹被、扶元陟帝、翼成復嶽、忌滿裁婚、鑒沖賍石、望年靜琨、樂恬延厤、三祖逝光、眾門稟敘、於時列孝、克端殊操、潔景衡陰、源心理奧、任不窮秩、是謂高蹈、山曾木

口、冐積亥深、永惟世口、思樹辭林、碑表有毀、策素匪任、誦藴墳阿、
長寄風音、景定建康志文略見藝文類聚五十五初學記二十一

陶徵士誄 并序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

畦蹊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旣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

林晨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文選藝文類聚三十七

陽給事誄并序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陰𥨍劉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羆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撓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illegible]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illegible]哉昔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illegible]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illegible]之祈[illegible]賵給軍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illegible]義風爰逮元嘉膺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者咸賁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祇、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作晉賢、萇叔致果、遇乎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世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祖陽、孤績既隆、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夸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壅閡、瀍洛蕪棘、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轍、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蕃、探彼危崇、任滑之捌、周衞是交、鄭濯是矣、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𢘆矣獯虜、乘隙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發、軼我河縣、俘我洛畿、燧鋒成林、投鞍爲闉、豎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拱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貲父死節、魯人是志、卅晉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於以贈之、言登給事、疏

貽紀庸恤、撫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文選坑文類卷四十八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藝文類聚作輴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藝文類聚作臨、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偷徂音乎珩珮、悲黼筵藝文類聚作廷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

倫昭儷昇、有物藝文類聚作悠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胄、圖藝文類聚作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藝文類聚作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

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壹政凝宣、房樂韶作（宋書作韶）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流、惟深必淵、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維、無思不極、詔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㫁告診、太和既融、收（藝文類聚作旋）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衞、嗚呼哀哉、成（宋書作律）涼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阿、僕人案節、服馬顧轅、遙醊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藝文類聚作歡）來方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文選又宋書文帝袁皇后傳藝文類聚十五）

爲張湘州祭虞帝文

惟哲化神、繼天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覲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居麻既終、虞道乃光、容堯授禹、素俎釆堂、百齡厥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欽咨聖君、職奉西湘、虞屬南雲、神

之聽之，匪酒伊萸。藝文類聚卷十一

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日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嬴芈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文選、宋書顏延之傳

祖祭弟文

闔棺窮野，啟殯中荒，靈影夙滅，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蓄蘭落色，崩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於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逈不收，吉還凶集，六親撫心，姻朋浩泣，我雖戴

矜、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贈此終長、生無榮嬾、沒望歸魂、今龜吉兆、祖櫬東旋、靈輭次路、服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藝文類聚二十一

顏竣

竣字士遜、延之子、元嘉中、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孝武撫軍主簿、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主簿、又隨府遷南中郎記室參軍、孝武舉義、轉諮議參軍領錄事、及卽位、以爲侍中、尋遷左衞將軍、封建城縣侯、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固讓、復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衞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出爲東揚州刺史、忤旨免、大明三年、下獄賜死、有集十四卷。

讓中書令表

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

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寵敵，飢寒交切，先朝殉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髦，越以不才，超塵清軌，忝躬歷稔，勞效莫昔，俯傍曲成之仁，輒顧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開，殷薑啟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霄飛渥沐，冠絕倫等，曾未三朞，殊命八荃，詳料當典，則臣不應科，瞻言勤良，則臣與作貳。方欲請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圖言，少徵身誠，而側書猥下，爵倒斯降，臣小人也，不及遠謀，竊惟之求，何能居約，從以上蒙天明，下泪鋒氣，災銷之興，禍必在邈，今之過授，以先微味，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謗議盈言，所宜論疏，疏就述維縈，若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顯，絕命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為薄。宋書顏竣傳

張暢辭官表

張暢遂不救疾，來南之秀，蚤樹風猷，閒閒博憶，深切常懷，宋書五十九張

暢傳。案暢有二傳前篇在四十六不載此表

奏薦孔覬王彧為散騎常侍

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為散騎常侍（宋書孔覬傳孝建三年吏部尚書顏竣奏）

郊廟樂議

德業殊稱則干羽異容時無沿制故物有損益至於禮失道愆稱習忘反中興釐運祀聽所革先代謬章宜見刊正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準夫埽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

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攷之眾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豫為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被後昆前漢諸祖宗廟處所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祗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宋書樂志一孝建二年九月散騎常侍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議又見通典一百四十七）

與虜互市議

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

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率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敝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何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耶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贜其求則桀慠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僥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

宋書顏竣傳元嘉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

鑄四銖錢議

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貨物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

去春所禁二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翦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為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為世益耳宋書顏竣傳

鑄二銖錢議

議者將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

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暫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微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尙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宋書顏竣傳

爲世祖檄京邑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或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獍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齠齔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

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蓄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啟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悖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聚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修號肝腦塗地煩冤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弋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勠力漢歷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蒙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恥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盪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懿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戈車別統或焚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

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膚，莫府親當，
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
甲八州，電起荊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軍
朱脩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舳艫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
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
軍魯爽，前益州刺史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
軍京邑，遠近俱發，楊旍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
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
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
響會，以此眾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
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韓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
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
斂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

可爲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則玆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詒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宋書元凶劭傳　案顏延之傳劭召延之示已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顏竣傳云世祖入討任總內外并造檄書

几賦序

今上在彭城賜金捌臥几藝文類聚八十九

顏測

測史作惻延之次子爲江夏王義恭司徒錄事參軍有集十一卷

山石榴賦

風觸枝而翻藏雨淋條而殞芬環青軒而燧列繞翠波而星分融栖翡之失榮顧彤霞之無文藝文類聚八十六

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啟

冰紈風裕、事膺盛服、御覽八百十九引顏測集

梔子贊

濯雨時摘素、當飆獨含芬、豔蘂珠木紀、銜落英誰聞、藝文類聚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玄謨

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義熙中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景平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參軍武昌太守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鎭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加寧朔將軍元凶弑立以爲益州刺史孝武卽位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假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前將軍封曲江縣侯免尋復爲豫州刺史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尋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轉領軍將軍前廢帝卽位徙青冀二州刺史明帝卽位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卒年八十一謚曰莊公

論彭城表

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帶衛國，又自淮西襄陽已北，經途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民三十萬戶，實由此境。

請用楊頭爲西秦州假節表

被敕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并致信餉。即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并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國，毋妻子弟，并墜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氐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

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宋書氐胡傳孝建二年、以楊元和爲征虜將軍、楊頭爲輔國將軍。元和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爲虜執、頭至誠奉順、無所懷顧。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表、上不許。案孝武紀孝建二年十月以王玄謨爲雍州刺史、氐胡傳作王謨、有脫、今校正。

領汝陰太守上疏

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非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僑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宋書王玄謨傳、元嘉中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

臨雍州上言

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南史十六

墾起湖田議

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

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罪、宋書孔靖傳大明初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太常王玄謨議

報南郡王義宣書

頃奉二誠、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呂鄙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光儁瑗脩書表心、抒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淫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放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算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亮於高鑑、赤誠幽志、虛感於平日、瓔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為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救有本、徒見徐曾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

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擇妻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殺存與無禮必及禍恐荊郢之士已嘗潛試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進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勳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賊謫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退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颿爲艬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絕執筆裁荅感慨交懷宋書南郡王義宣傳時討義宣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馳信告柳元景

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宋書垣護之傳

孟靈休

靈休平昌人晉丹陽尹昶子封臨汝公官至祕書監

與何勖書

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宋書劉穆之傳，穆之孫邕嗜食瘡痂，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餉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勖書。案勖，无忌之子，為侍中，封安成公。又見南史十五。

垣護之

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初從武帝征司馬休之，為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為殿中將軍，北高平太守，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尋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孝武起義，召為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初，徵為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遷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免，復為游擊將軍，遷大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領歷城，進寧朔將軍，兼督徐州諸軍事。大明中，徵為右衛將軍，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太守，出為持節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免大明八年復起爲太中大夫未拜卒年七十諡曰壯侯

與到彥之書諫回師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輿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埽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 宋書垣護之傳

馳書勸王玄謨急攻滑臺

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眾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以屠城爲急 宋書垣護之傳

垣襲祖

襲祖護之子爲淮陽太守孝武已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

帝疾篤、遣使至嶺南殺之、

臨死與從弟榮祖書

弟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南齊書垣榮祖傳南史二十五

劉式之

式之、字延叔、東莞莒人、晉僕射劉穆之次子、爲相國中兵參軍、入宋、遷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入爲太子右衛率、左衛將軍、吳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德陽縣侯、謚曰恭、

諸官出行分道議

每至出行、求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畫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楊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

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衞非違、並由二衞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不、其準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宋書禮志二通典二十四元嘉十二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

劉瑀

瑀字茂琳、式之第三子、元嘉中、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遷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出爲盪寇將軍益州刺史、孝武即位、召爲御史中丞、除司徒左長史、遷御史中丞、轉右衞將軍、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坐事免、起爲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大明二年卒、諡曰剛子、有集七卷、

奏彈蕭惠開

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南史十五

奏彈王僧達

廕藉高華、人品冗末。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

與顏竣書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曰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初學記二十五

與親故書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宋書劉穆之傳、南史十五。瑀叔秀之爲丹楊尹、瑀又與親故書

劉秀之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兄子、少帝末除駙馬都尉奉朝請、文帝時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令、歷武陵襄陽吕爲

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改領廣平太守、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孝武即位、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封康樂縣侯、尋遷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徵爲右衛將軍、遷丹陽尹、又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衛率、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大明八年卒、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公、

北征上疏

臣今月十二日入泗口、緣道把沙開溝、晝夜繼日、日才行十餘里、或七八里、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九引宋元嘉起居注

民殺長吏議

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

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宋書劉秀之傳大明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云云又見南史十五

申恬

恬字公休。御覽六百三十四引徐爰宋書作字道默魏郡魏人義熙末爲驃騎道憐參軍。武帝受禪拜東宮殿中將軍元嘉中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爲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北海加寧遠將軍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臨川王義慶鎭江陵爲平西中兵參軍又爲衡陽王義季安西參軍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以母憂去職起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平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加濟南太守以兵敗徵還起爲通直常侍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孝武即位遷青州刺史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又督冀州遷豫州刺史孝建三年

卒，年六十九。

上換郡守宜表

伏聞朝恩，曲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啟越。臣暗昏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厠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荅。臣近至止，便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捍，其中四處，急須修立。貧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呂邊事，緣山瀕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愁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狃狎，攻告勝臣，何所承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貧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衎。宋書申恬傳

蕭思話

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義熙末除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相國參軍。永初初丁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襲爵封陽縣

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元嘉初謝晦爲荆州請爲司馬不就遷中書侍郎振武將軍青州刺史以避虜徵下廷尉起爲横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節進號寧朔將軍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又除衡陽王義季安西長史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入爲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尋改領左衛將軍南徐州大中正復出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遷護軍將軍代孝武爲撫軍將軍兖徐二州刺史免元凶弑立復先職孝武即位召爲散騎常侍中書丹陽尹出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

奉世祖牋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敕果出虛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

氓莫不歔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啟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威貲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已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關泰有期、悲欣交集、宋書蕭思話傳、元凶弑立、以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啟

書

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就寒、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邪、少首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淳化閣帖四

蕭惠開

惠開、思話子、初爲祕書郎、轉太子舍人、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

征北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初爲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免尋除中庶子丁父艱服闋除司徒左長史大明初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襲爵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遷豫章內史入爲尙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進侍中母憂去職起爲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明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尋除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入爲少府加給事中又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卒有集七卷

求解職表

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

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爲假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假侍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爲主者乎。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裁己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逆顏。咫尺攸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撫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旦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宋書蕭惠開傳）

斬吉翰子啟

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南史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爰

爰字長玉（釋文叙錄作季玉）初名瑗南琅邪開陽人仕晉爲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至宋元嘉中累遷殿中侍御史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遷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殿中郎進尚書右丞遷左丞大明中領著作郎遷游擊將軍景和初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封吳平縣子泰始初例削封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尋除太中大夫徙付交州還除南康郡丞後廢帝即位召爲南濟陰太守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有宋書六十五卷集十卷

藉田賦

衍參途之廣闊眇道路之悠遠增輂輦之末驚渺同方其已反（初學

記十四

隱千紾已風行、闕萬穗而霧轉、白日麗晷乎桑野、大燭祝幸乎疆聊、同上

議國史限斷表

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勳、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挪乎豐郊、紹祚本於昆邑、魏已武命國志、晉已宣啟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絲、煙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已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擬玄光已鳳翔、秉神符而能

舉剬定鯨鯢，大人佇屬，符曆數終，上帝臨宋，使應奄有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為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遂聞，莫或斯等，宜依衛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其偽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宋書徐爰傳，先是元嘉中，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山謙之，謙之寢疾，爰踵成之，六年，召爰終其業，爰因上表，於是內外同爰議）

皇子出後告廟議

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宋書禮志四，孝建三年五月，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

鑄四銖錢議

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

用足、因條前貲、無復改懷、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為品、宋書顏竣傳 孝建三年

防禦索虜議

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狡焉滋甚、列卒擬候、何覘間隙、不勞大衆、終莫永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壖、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翦、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淮、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為方

鎮所資，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存，艱難刈獲，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弊，遺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衞，來必拒戰，去則邀蹤，據險保隘，易爲首尾，賊馬既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我戍，倉庫多虛，先事聚眾，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捩本胤末，不俟多眾，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憑陵，倉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眾，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視，不挫凶圖，茲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詔旨若令邊地歲儉，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無遂事，侵擾特略，逆應有方。臣以爲戍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窮儲，非唯無以遠圖，亦不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遏其入境，一被毒

手、便自吹齊鳥逝矣、宋書徐爰傳

皇子出後告廟臨軒議 孝建三年

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既始啟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宋書禮志四大明元年六月詔召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繼體不告廟臨軒殿中郎徐爰議

郊祀遇雨議

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攷詳已備、何假振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謂告郊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宋書禮志三大明二年正月右丞徐爰議又見通典四十二

郊兆議

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

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闢，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脩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宋書禮志一，通典四十二。大明三年九月

安陸國廟祭議

案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云，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為慈母後者，為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為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為之後也。若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啟大蕃，屬國為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卽事求情，愚以為宜依祖母有為後之義，謂合列祀於廟。宋書禮志四。大明四年，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

而貞酌之所未及皆立四時薦饗按淵江夏之廟宜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右丞徐爰議

陳留國立世子議

禮厚大宗。言其不可乏祀。諸侯代及。春秋成義。處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卽纂國統。於時既無承繼。處秀以次襲紹。處嗣既列廟饗。故自與代數而遷。豈容蒸嘗無嗣。橫取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公子不得禰諸侯。處嗣無緣降廟就寢。銑亦不得援祭先王。徵禮攷事。處嗣不應立後。銑本長息。宜還爲處秀代子。通典九十三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王曹虔嗣薨召弟處秀襲後秀又薨今依例應拜代子未許應召秀長子銑爲代子爲應立次子鍇大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謂應召銑嗣王嗣太常丞陸澄議爲立鍇右丞徐爰謂云云詔如爰議宋書禮志二有刪節諸處字皆作虔秀作季

爲太子妃服議

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縗時。從服者悉著縗。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

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二大明五年有司奏右丞徐爰參議

皇太子妃喪議

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稱礙、梓宮在殯、應懸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宋書禮志二通典八十二大明五年閏月

又議

皇太子期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宋書禮志二

太子妃喪不舉祭議

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夫已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齋、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準、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

不殊，嫡孫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宋書禮志四、大明五年十月右丞徐爰議

宣貴妃立廟議

宣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攷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宋書禮志四、大明七年正月左丞徐爰議　又見宋書始平王子鸞傳，大匠下有卿字

宣貴妃祭議

禮有損益，古今異儀，春秋傳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絰變除，申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聖，考宮𥛱祀，不復關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皆妃上厭祖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宋書禮志四、通典四十七、大明七年三月左丞徐爰議

晉陵王無後廟祭議

嗣王未立，將來承用，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已虧祭敬。宋書禮志四、通典五十二、大明七年十一月左丞徐爰議，詔可

齊敬王子羽廟祭議

國無後於例除罷始封之君宜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者前準豈容虛闕孫嘗以侯有後謂宜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宋書禮志四大明八年正月游擊將軍徐爰議又見通典五十二

駁陸澄皇后班諱稱姓議

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於齊竝不言姓南史四十八陸澄傳泰始初澄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

郊祀議

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恭於郊兆伏惟泰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廢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禮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

謂宜下史官改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宋書禮志三泰始二年十一月黃門侍郎徐爰議

渾儀論

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稱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尙惑之、鄭玄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審七曜、當以運行爲體、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推斯而言、未爲通論、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三代、以爲定準、後世肇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辯、至揚雄方難蓋通渾、

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衡已前未有斯儀矣蕃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尙在候臺案旣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爲穿鑿鄭玄爲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璇玉貴美之名璣衡詳細之目所以先儒以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變焉（宋書天文志一）

旄頭說

晉武嘗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圓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宋書禮志五）

食箴

悠悠遂古，民之初生，有生自食，有實口口，資生順性，甘是黍稷，炎皇俶載，后弃茂植，一食三飽，聖賢通執，三穀旣發，五味亦宜，潔粲豐盛，滋芬美肥，奉君養親，靡不加精，充膚潤氣，調神暢情。（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

家儀

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日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正旦賀稱元正，首慶百物惟新，小歲之賀，旣非大慶，禮止門内。（御覽三十三）

婚迎車前用銅香爐二枚。（御覽七百三）

駱達

達，仕晉入宋爲太史令。

奏陳天文符讖

去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天下

革民更主，異姓興。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蝕之，凡四，皆蝕從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埽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舊布新之徵。義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義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氣見東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進宋公，歲星裹回房心之間，大火，宋之分野，與武王克殷同，得歲星之分者應王也。（南史有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於東井）十一年已來，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恆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廷王入爲主。十三年十月，鎮星入太微，積留七十餘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去，到元熙元年，積二百餘日，占曰：鎮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茀北斗中，聖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漸長，至十餘丈，進埽北斗及紫微中，占

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宮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聖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熒惑從入太微鉤已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從端門出積屍留二百六日繞鎮星熒惑與鎮星鉤已天庭天下更紀十四年十二月歲太白辰裹同居斗牛之閒經旬斗牛麻數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謂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龍登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應天命之符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玄字也短者云胙短也巖隱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邈則聖諱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久也劉向讖曰上五盡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羣英前句則陛下小諱後句則太子諱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門地陷水涌出毀門扉閾西者金鄉之門爲

水所毀此金德將衰水德方興之象也太興中民於井中得棧鐘上有古文十八字晉自宣帝至今數滿十八年義熙八年太社生桑明尤著者也南史有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鎭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夫六亢位也漢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數窮咸以六年宋書符瑞志上南史宋本紀一南史宋有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迺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

虞繁隋志作虞檠

繁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祕書監有集十卷

蜀葵賦

惟茲珍草懷芬吐榮挺河渭之膏壤吸昴井之玄精繞銅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羅生作妙觀於神州扇令名於東京馳驛命而遠致擢華林而麗庭申脩翹之冉冉播圓葉之青青藝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九百九十四

張野

野仕晉入宋官爵未詳有集十卷

遠法師銘

沙門釋惠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爲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已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已燈燭之費誦鑒淹遠高悟冥賾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既沒振錫南遊結宇靈嶽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衆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世說文學篇注

伍輯之

輯之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奉朝請有集十二卷

園桃賦

嗟王母之奇果特華實兮兼副既陶煦之夏成又凌寒而冬就嗟

異苑兮雖拔，亦晚枯兮先茂。農黃品其味，漢帝嘉其珍。林休反耕之牛，宅樹同惡之神。景驚勇於不足，窮增罪於甘分。雖無言兮成蹊，巨充脅於魏君。時令載始，周南申章。瞻擇有制，藥齊惟良。啓掤樞呂悔荆，楚供孤呂事王。藝文類聚八十六 初學記二十八

柳花賦

步江泉兮騁望，感春柳之依依。垂柯（初學記作絲）葉而雲布，颺零華而雪飛。或風迴而遊薄，或霧亂而飈零。野淨穢而同降，物均色而齊明。藝文類聚八十九 初學記二十八

任豫

豫爲太尉參軍，有禮論條牒十卷，禮論帖四卷，益州記若干卷，集六卷。

籍田賦

瞻望圭景，咫尺三州。緬彼帝籍，百有餘年。映至德於盛位，儷列辟

於徵辰紆汾陽以咏且信堯心而禹勤史奉載郡之禮民奏舉趾之歌膏壤千畝與式既同區勢平易畝陌脩通提攜上澤朓嶺而松 藝文類聚三十九 御覽五百三十七

卞伯玉

伯玉濟陰人仕晉官爵未詳入宋爲東陽太守黃門郎有繫辭注二卷集五卷

大暑賦

惟祝融之司運赫溽暑之方隆日貞躍於鶉首律遷度於林鍾溫風翕以晨至星火爛以昏中氣滔滔而方盛晷永路而難終流水兮莫繼炎煙兮四繞鬱邑兮中房展轉兮長筵體沸灼兮如燎汗流爛兮珠連 藝文類聚五 御覽三十四

菊賦

伊寒往以彌望覿中霜之秋菊雖三春而懷芬凌九秋以愈徹不

履苦而淪操不在同而表淑傷衆花之飄落嘉茲卉之能靈振勁朔曰揚猋含凝露而吐英八十一藝文類聚

遊賦

終風埽於暮節霜露交於杪秋有萋萋之綠葉方滋繁於中丘藝文類聚八十二

祭孫叔敖文

謹召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卷理無不通事隔者形何想清塵承風教誠超超夫子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蘭清響如塤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憤睢陽靈封猶墓巳墊榛荒幽幽神道爲有爲亡徘徊永念悽矣其傷藝文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六

孔欣

欣會稽山陰人仕晉入宋爲國子博士後去職景平中會稽太

守稽淡之召爲參軍有集九卷宋南史七十五沈道虔傳有武康令孔欣之與此同時未詳是兩人否也

七海

攜同姓命爪牙攝烏虎杖雄文緣山結網奓雲張羅御覽三百五十一

袁伯文

伯文爲中書郎有集十一卷

美人賦

居瑤光之巖奧御象席之瓊珍文選謝希逸宣貴妃誄注

何勖

勖東海郯人晉鎮南將軍無忌子襲封安成郡公入宋歷侍中

與江夏王義恭牋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引謝綽宋拾遺錄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箱擎送之

勝日

何長瑜

長瑜東海人爲臨川王義慶王國侍郎歷平西記室參軍除曾城令廬陵王紹鎭尋陽請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寄宗人何勖書召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

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宋書□□□□又引見御覽三百七十三

鄧文子

文子爲尋陽太守

止徵翟法賜表

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

嚴科馳山獵草已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宋書翟法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終